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春正月辛酉朔不受朝

丁卯以皇城使黃忱領端州刺史六宅使胡田領循州
刺史宮苑副使李贇為皇城副使左藏庫副使許慶為
皇城副使莊宅副使孫暉為右騏驎副使供備庫副使

李備為文思副使供備庫副使劉子方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程建為內殿承制前文思副使秦世章復內殿崇班以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忱等躬督士卒轉戰有勞故有是命

是月御史中丞蘇轍言

劉摯日記內降此章乃正月七日丁卯

伏見前年

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按恒燠之罰載於周書

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說臣謹推原
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徵哲則時燠
豫則恒燠謀則時寒急則恒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
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
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
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恒燠周失之舒秦失
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
可謂恒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

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為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舊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

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
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蒙德
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
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為官戶理索積
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
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
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今以去官
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

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
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
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朴使民相驚自相蹈
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
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
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他多
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為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

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諂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置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而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石剏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

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佞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秘書指目循例當得侍從公論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遞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婿即時擢為將作

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日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無踵前失勉强修飾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

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恒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
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
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
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

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

陸宇無罪石麟之除郎官政
目六月二十一日麟之得官

張亞之除真州政日去年十八日亞之知泗州今年六
月十九日自真州改府推孫述罷長垣嘉興訴災死者
四十餘人張淳權府推六年十月一日將作監丞張淳
為府推丁恂除監丞七事當考杜常正月二十二日壬
午自少常改太僕此云不蒙施行然則輟奏此必在二
十二日壬午前也合依劉摯日記附正月七日案十

八日上原本

誤脫月分

已已命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百祿權知貢舉 天章閣

待制吏部侍郎兼侍讀顧臨國子司業兼侍講孔武仲

同權知貢舉執政聚議始欲用侍御史孫升同知劉摯

謂無舊比乃止摯意謂鄧温伯必進補許將闕其黨疑

升必論列故謀以此五十日拘之也

此據劉摯日記增入二十二日升改

左史 詔五路進士及諸科明法人就試終場零分不滿

十人許解一人仍取文理優長者以尚書省言通利軍

等處將終場十人以下零數添解一人不應元祐貢舉
敕故有是詔

辛未朝獻景靈宮彰德軍節度使知河陽馮京告老徙
知陳州令入見過國門辭疾甚壬申改左銀青光祿大

夫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充中太一宮使
職官志云元祐間馮京以觀文

殿學士梁燾以資政殿學士為中太一宮禮泉觀使燾事在八年六月廊延路經畧使趙

高言熙河路所占西人良田極多乞朝廷酌中處置樞

密院議夏國見通常貢歲時恩賜一切如舊止是分畫

封疆未畢如高所陳是實西人觀望難於馴服詔高詳
累降朝旨及趙伋開諭悉心講究候西人再來界首即
盡理折難務令聽伏伋先被詔持地圖去延安議分畫

事高長子也

伋為太僕寺丞當考此時無有在寺差出者三月十六日伋赴三省樞密院稟議劉

摯日記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集都堂議遣趙伋至熙河
摯以謂不當遣伋伋乃高之子也據此則竟遣伋行不
用摯議伋實以寺丞出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長垣令孫述決

無罪被水災百姓柳閏限內死有司按治得實述避罪
翻異請再鞫無差即遇赦不原從之 監察御史徐君

平言知真州孫賁除開封府推官聞賁傲虐不檢穢迹甚著詔罷賁新除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左右廳隸

推官各二員公事詞狀初無通管分治明文請除事繫朝省及奏請逐廳通管外其餘公事詞狀並據號分治庶無留壅從之通州團練使環慶路總管姚兕徙涇

原路先是臺諫官並言冬溫乞修政事因及差除

是日

正月十日

輔臣進呈劉摯奏曰人才難於求備性忠

實而有才此上等人也雖無才而忠實其次也小人有

才而可藉以集事者又其次也若乃懷二心有所觀望
背公立黨此為下矣不可用也今臣等用人亦隨其所
能而已然亦須辨得此數等人才則安排得方穩諭曰
極是極是知人甚難摯又曰古之聖人如堯舜猶以此
事為難臣等亦曉夕思念務合人情以答天戒呂大防
曰臣等不敢不恐懼修省

冬温乞修政事並論差除不
當蘇轍疏令附月末要合移

見十
日

癸酉詔自今祠祭游幸毋用羔羊從禮部請也

甲戌上詣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醴泉觀大相國寺
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戊寅京東轉運司言宣德郎趙竦請修徐州百步呂梁
乞徐州知通街內並帶兼提舉堤閘彭城令佐街內並
帶同管當隄閘等字仍差小使臣一員專監河稅兼管
隄閘公事立課程留滯約束損壞決溢之法從之 右
朝議大夫鴻臚卿韓正彥為河東路轉運使右朝奉郎
杜純為鴻臚卿左朝請大夫梓州路轉運副使并亮采

為度支負外郎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副使葉溫叟
為主客郎中左朝請郎直秘閣太僕卿林旦為河東路
轉運使左朝散郎度支負外郎郭茂恂為河北東路提

點刑獄

八年四月二日為戶中

左朝奉大夫集賢校理知和州劉

定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

三月二日朱光庭有言十六日改命

右承議

郎王鞏用蘇轍謝景溫薦除知宿州

劉摯十八日戊寅事

己卯資政殿學士知蔡州王安禮知舒州以開封勘到
安禮知青州日賍汚不法下京東轉運提刑司體量得

實故有是命

二十六日
又落職

金州觀察使馮行已卒

壬午左朝奉大夫集賢校理太常少卿杜常為太僕卿
左朝奉大夫秘閣校理徐王府記室參軍盛僑為太常
少卿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河東路都轉運使范子奇
為集賢殿修撰知河陽侍御史孫升為起居郎劉摯謂
執政欲為鄧温伯地念獨升在言路必爭論久欲移升
摯持其議既而升連擊范純禮益犯黨意滋欲移升甚
摯堅守之至欲禁升以知舉其意類此於是升竟有此

除衆議云西省闕人故也摯即漏舍謂呂大防曰若西省闕人則劉安世豈不可用大防曰諾今日當先奏知既對因論人才大防曰方今人才難得摯曰守節持正終始不變者誠難得也簾中再三曰誠是不變者少摯遂言若劉安世朱光庭二三人頗有節行可謂不變者大防曰光庭欲還其給事中安世欲還其西掖皆是舊職位諭曰安世除甚摯曰中書舍人係昨來已曾除者可除之人奏知范純禮須與移動摯曰候二十四日一

齊進呈

丙戌二十六月乃還朱劉舊職此二十二日壬午所議

左中散大夫主

客郎中晏知止知蔡州

三月二十二日為少府監

左朝奉郎集賢

校理荆湖北路轉運使唐義問為直龍圖閣知荆南左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潭州謝麟知江寧府

龍川畧志云罷麟潭

州李湜代之按湜知潭州乃六月四日然五月十三日湜先以湖北漕權湖南帥蓋麟去潭州湜即權帥六月乃為真帥耳別志附六月四日左朝議大夫直秘閣河東路轉運使謝

卿材直龍圖閣為京東路都轉運使右朝奉郎京西路

轉運通判官張景先為陝西路轉運判官左武衛將

軍郭逵遺表乞男恩舊制上將軍四人降官職而未復
乞致仕及遺表奏補並取奏裁有司以逵嘗任同簽書
樞密院事及宣徽南院使詔依見任官條推恩 湖南

安撫鈴轄謝麟言措置到時竹縣合付楊光銜乞依湖
北例與轉近上正使仍帶遙郡知溪峒徽州名目上里
堡合付楊昌岳下里堡合付楊晟圓並轉資其武陽關
峽城步等寨皆係極邊乞逐寨各添屯兵戍守從之
年五

十二月十六日當考今年正月
二十八日乃授光銜徽州使

癸未詔以雪寒給在京工役假三日

甲申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育言鄂特凌古逼逐温錫沁父子上青唐樞密院議以鄂特凌古男溪邦月昌除團練使就除巴温刺史官號與錫沁同管當邈川一帶

部族明示朝廷恩顧以羈縻之詔育密相度以聞

六月相度

當考二月二十八日乃除二人

大理司直竇革等言按元祐大理寺

令斷案若定奪事正少卿應避者斷議兩司自來互送卿應避者止免簽書均是有避而立法不一乞並免簽

書更不互送從之侍御史孫升言臣伏見都水使者吳安持自肆已意卽立條法直申都省從來中書退送工部見行下諸路勘會有無違礙未準朝廷頒行而安持既以已意卽立未聽指揮而乃擅將卽立條內一項文移場埽于縣鎮用牒往還不候指揮於去年三月內行下外監丞司指揮諸場埽於所屬縣只用公牒往還是致河埽使臣緣此恣橫無所忌憚內陽武埽於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套墊直至九月八日夜子時方申危急本

埽使過稍草二十六萬並不關申本縣及壕寨楊贊等
偷盜官椿橛一百數十條本場占護賊人不肯發遣臣
竊以河埽使臣壕寨自來欺弊作過偷謾官司物料習
以成風若更不令州縣統轄點檢則今後蠹害愈深何
由覺察臣謹按吳安持行市易之日與呂嘉問挾王安
石勢力剏造條法內則三司不敢正視外則州縣監司
不得點檢內外欺弊積久遂至大壞失陷官錢以百萬
計害及公私毒流天下至今未已者良由呂嘉問吳安

持占蔽不及内外官司點檢所致也今日朝廷公明不容小人為姦而吳安持乃敢輒肆欺罔叛立條法亂上下統轄之制使姦猾得自恣縱而又不候朝旨公然行下干紀亂常罪在不赦此而不誅安用執法伏望聖慈指揮付有司推治吳安持不候朝旨擅行條法之罪重行典憲以懲亂法之吏貼黃稱祖宗以來內則臺省按察百司外則州縣監司各相統轄上下相維萬世不易之法吳安持既已申請場埽縣鎮用牒紊亂紀綱而不

候朝旨專輒行下外監丞司施行則是吳安持自造法令不由朝廷專擅施行紊亂國法罪合誅戮又稱吳安持李偉協比為姦自元祐四年建議回河經今三年欺罔蔽惑枉費財用民力不可勝計困弊一方無毫髮之效朝廷一切不問依舊存留在任今又興二渠之役名分減漲水其實猶幸回河蓋馬頭鋸牙見今有官收積物料而梁村口地即目塵生道路之人皆知欺罔獨朝廷聽信不疑方二聖在上忠賢一心大河咫尺灼然吳

安持乃敢欺罔如此愚臣前後奏論而狂瞽之言不足以悟聖主忠憤填臆死有餘責伏望二聖留神省察罷黜吳安持則河事不作生靈蘇息天下幸甚又稱吳安持建議欺罔不顧朝廷利害不卹國家費用不愛生靈性命但欲憑藉事權以為姦私今河上所差官非權勢親舊則是本家勾當之人今畧舉四人內苗松年係戶部侍郎苗時中之姪見差收支物料却以驅磨為名在京端閑請受劉守信尹渙張資三人皆是吳安持勾當

之人內張資見欠市易官錢物二千餘貫於法勒任差遣之人安持違法抽差本人又欠熟藥所官錢八百貫有朝旨押付本府本監並不發遣又與張資正行管勾安持自出付身不曾申取朝廷指揮任情違法不公乞一就根究施行又貼黃安持既違法徇私抽差本家勾當人張資後來又出給付身令正行管勾避見點檢違法關報吏部稱是不消申取朝廷指揮安持肆意不法乃敢如此

元祐章疏有此乃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所奏也今依附本月日升二十二日已除起居郎

此章或當附
二十二日前

是日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衍至

尚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七人對蘇轍

王巖叟在馬衍又詣大防第不知大防所對為何也

此用

劉摯日
記增入

乙酉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元祐敕應雅州管下廬
山榮經縣碣門靈關寨威茂州龍州綿州石泉縣界並
為禁茶地分緣諸州縣鎮皆是接連蕃蠻若行禁止竊
慮別致搔動詔罷前敕 夔州路轉運司言施黔州蠻

人入貢乞就本州投納貢布止具表狀聞奏仍厚為管設或以鹽或以錢等第給賜遣歸溪洞從之

丙戌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為吏部尚書先是太皇太后兩諭執政令除軾此官時以軾弟轍初入臺又杭方災傷故徐徐至今

此據劉摯日記增入二月四日又兼水肯

給事中范

純禮權刑部侍郎

五年九月純禮自兵待除給事十二日壬寅蘇轍云云

先是

御史中丞蘇轍言

轍劄子稱二十三日不知何月今因純禮改差遣附見

訪聞給

事中范純禮近日兩次奏乞外補第一次章既下中書

省吏房獨進熟狀不允第二次方與三省同共進呈竊緣舊例從官出入盡係三省商量然後進呈取旨行下今中書獨專其事中外莫不驚怪雖第二次却與三省共議蓋知其已甚故不敢再作臣忝執法若喑默不言恐今後朝廷紀綱日漸廢壞伏乞問中書省如此等事合與不合三省同共進呈如合係三省進呈因何本省獨進熟狀取旨仍乞依理施行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內降孫升劾純禮章二十

六日純禮白劉摯未去摯令勿遽既逾月乃有此除觀蘇轍此奏豈摯實庇純禮乎當考

左朝散

郎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朱光庭為給事中 御史中丞

蘇轍言竊見新除給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狠膽薄
不學無術妬賢害能本事程頤聽頤驅使方為諫官頤
之所惡光庭明為擊之頤既以狂妄得罪光庭本合隨
罷而因緣僥倖會河朔災傷遣之按視時本路監司州
縣並以依條發廩拯給不至飢殍光庭既至復令呼召
上等人戶強以積粟與之多者至十數石所費凡數十
萬沿邊儲蓄為之一空經今積年猶有匱乏之患尋為

御史所劾朝廷曲加庇覆竟免於戾繼蒙擢用常在言
職每月章疏文理猥謬士人無不掩口光庭亦自知人
品凡下專務讎疾勝已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閑官至今
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官寵遂致母亡秦觀以文
學知名朝廷擢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欲
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獎用二人有加於舊而光庭事
任如故深以為怪昨者臺諫論鄧溫伯事言既不從劉
安世賈易之徒皆章疏絡繹繼上而光庭畏縮惴栗殆

不能言及朝廷例皆遷補諸人皆投劾引去而光庭晏然就職畧無愧恥據其人物鄙下實污流品况給事中專掌封駁國論所寄今朝廷以私光庭上則污辱國體

下則傷害善類伏乞追寢成命別付閑局以厭公議

劾

子得之汪應辰劄子稱二十七日奏而無其月按光庭先以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自右諫議大夫除給事是日轍方除中丞必無先一日論光庭之理光庭既就職八月十八日收集賢修撰知同州二十二日改亳州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自亳州再除給事今即以轍劄子附光庭再除時更須再考詳王巖叟繫年錄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光庭辭給事中子由時在憲長嘗言之欲遂如所請衆解之巖叟曰用忠實所得多又垂簾之初排邪

助正甚有力豈可棄命遂下所稱在憲
長嘗言光庭即正月二十七日奏也
左通直郎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宮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後七日改寶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三品服
二月四日改除今并書起居

舍人豐稷為太常少卿鄭雍之使遼稷權中書舍人於

是將以次補御史中丞蘇轍言
轍劄子稱十九日蓋正月十九日今因稷改少

常乃附見臣聞古之明主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是以衆

長並舉而百職皆理臣觀近日朝廷所用或異於此施

於閑局猶或非宜况中書舍人者號令之所自出前後

所任必取學問通博詞章雅正播之四方而不作傳之
後世而無疑今豐稷之在此選臣不識朝廷何以取之

稷頃撰范純仁太原之詞列四無乃

無乃智名無乃勇
功無乃嘯衆無乃

廢為趙高延安之告不識聲律

朕之頗牧雖未在於禁
中汝之功名尚無愧於

前人李憲之敘延福有宜叨舊物之言湖北之賞戰功有

蓋不得已之語

第爾邊勞頌茲寵命
蓋不得已其懋承之

至於其他乖刺難

以具陳如上所指皆足以取笑多士激怒勞臣今朝廷
雖乏人奈何以稷當此任哉蓋稷之為人本挾姦佞昔

在小官則以澹靖欺世及列近侍無日不走公相之門
頃為許將所援擢之不次及將以議論反復心懷傾嶮
得罪朝廷不欲明示貶降量加官職而稷懷其私思不
顧公議曲加粉飾其尤甚者至謂將養心以誠嘉猷屢
告若信如此言則是陛下誤逐正人稷雖封還詞頭可
也既知公議難奪而加以溢美之詞瀆亂朝廷黜陟之
經動搖中外觀聽之實才既鄙下心復懷姦久權外制
實恐害政伏乞特降授閑慢差遣庶允公論從之

劉執云子

由言豐稷權掖制詞紕繆列其數制
皆取笑于外宜降黜豐許定州黨也

右正言劉唐老

言伏見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移知舒州竊以安
禮始緣人言攻其青州任內貪穢不法朝廷再下監司
體按未知今此改任為其有罪而責之邪以為無事而
不治邪苟謂有罪而責則舒之視蔡均為便藩如此施
行何名譴黜若為無事而不治則今茲易地有何所因
又聞安禮常以章辨歸過於指使使臣衆議喧然亦以
為笑且身係大臣固當自重乃與使令廝役規利營財

主俸祿之遺餘昧商途之稅入縱非已物猥屑益彰臣
竊謂官吏在任興販論法固不為輕使小人有犯則罪
之大臣犯此則弗罪則是禁令已不行於貴近法與天
下公共王者猶不得私況臣下乎伏望聖慈將所按王
安禮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紀綱以肅官吏之貪
穢

正月十日
九日奏

左司諫楊康國言

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資政殿大

學士前知青州王安禮移知蔡州以言官彈奏青州任
內不法事蒙朝廷按驗盡得實狀移知舒州謹按安禮

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謂姦雄所至恣橫前任柄臣已坐
濫違罷去年持帥節又以贓污著聞猶敢公肆姦言文
飾罪戾足見凌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
而乃止令遷易自蔡移舒在安禮無一毫之損士論沸
騰莫不竊議或謂朝廷優異大臣特屈常法臣雖至愚
實所未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况安禮
素無禮義必不謂朝廷屈法以為恩當謂曲見牢籠而
愈橫若方鎮大臣又有如安禮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將

治之乎又將貸之乎若將治之則何行之於後而不行於此若將又貸則臣恐自此以往方鎮大臣更相倣倣以玩陛下之法矣苟况以謂法者治之端足以輔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揮而天下莫不傾聽承命遵守詔令而不敢須臾違者以其畏朝廷之法耳今法不行而務寬貸使天下何所畏憚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則朝廷尊不行則紀綱壞漢賈誼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大

公無私如天地是法豈可以不行也奈何為一安禮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陛下深加省察早降指揮正安禮之罪褫奪職名使自循省以誠天下不法之吏則陛下之法行矣臣今區區之言不為安禮一身正為陛下至公之法耳

丁亥詔安禮落資政殿學士仍知舒州

十九日
責舒州

劉摯謂

安禮非純正之士然慷慨有大節在神宗朝為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小屈於王蔡一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已

不肅性淫侈又喜寵小人此其不至者其才高甚世之
悠悠者未可輕議也或云傅堯俞惑於范純禮輩所教
銳欲痛絀之蘇頌韓忠彥不知又佐其說賴呂大防無
他意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或謂曰不知了得
否意欲揚此聲以捺紛紛竟坐唐老康國言再落職

劉摯

云云用日記增入

己丑西京左藏庫使楊光銜為供備庫使賀州刺史知

溪峒徽州從謝麟奏請也

麟奏請在正月二十二日

是月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聞大河流行自來東西移徙
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
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
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
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
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
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
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

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
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
民力凋弊隄防未備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
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
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
差遣請受相與倡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
東西之民為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
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

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
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
於大吳其出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
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
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
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
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宮闕
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

流入故道則一城生聚皆有魚鱉之憂故於河之東岸
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
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
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
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隄防所費並可省罷自
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流至此
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
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

解然後修治山公一帶北隄令極高厚則河流赴海可
無大患矣自今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開塞關村等三河
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
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壅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
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
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
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
蓋出天幸由此橫隄順水隄皆作木岸所費不資然終

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
二丈已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
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
不及若欲畧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
試不效况故道一帶隄內直高一丈上下而隄外直高
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
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
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

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
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
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據都水奏
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造馬頭三百
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
水勢泛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
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
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濶并修

葺緊急隄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
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
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
春天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
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
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
四員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
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

不可行之故道而庇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

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庇病北流則深

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

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

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

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

則諱而不言深瀛思莫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

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効其為固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

憲疾之久矣因訪聞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綵畫成

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

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
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
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官同
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
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
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
隄役使所貴河朔及隣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
至枉費有豐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貼黃稱今河

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
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夫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此疏不得其時附正月末三月末云云當並考趙鼎
臣河渠書云六年四月吳安持奏請開分水河播引漲
水納之故道從之今實錄並不見開分水河事始惟蘇
轍有分水議論疏既附正月末則鼎臣所稱四月或未
可信須更考若移轍疏並鼎臣所書入四月末則
又與不過二月半下手相妨也恐四月合作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五至

八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二月庚寅朔左朝散大夫寶文閣待制守戶

部侍郎苗時中卒

政目在九日

是日經筵吳安持侍講馮京

初赴侍讀宰臣執政俟讀官畢起詣御前奏事申敘所講所讀之事有未盡或可以因古諷今者從所請也前

此嘗已面奏欲如此蓋執政數年間未嘗聞上德音上淵嘿謙靖同聽之間未肯出語可否唯於經筵可以講學問之事庶有聞也今日所申論乃仁宗諭宰執以內降事令中書密院執政守條詔明有法者不得更取旨

講官講孟子不為管晏事

此用劉摯日記增入

辛卯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劉摯為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王巖叟充樞

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按呂大防政目及劉摯日記蘇轍王巖叟並以二月二日

除執政實錄乃係巖叟於四日本紀因之誤也今改在劉摯自記云前月二十四日有所問摯對以元祐以來政事雖有更張臣僚雖有進退皆天下公議順人心者若異時之是非固不能保然自有公論也今不若引用正人布在近列以輔佐主上維持善政如此而已若用小人在左右則異同紛紛何待後日也因以數人可保者附奏而轍巖叟在馬遂與摯並命摯不負天地神明聽上所擇耳 吳敏中按凡聞錄范元章言元祐間馮當世以宮使至京師亦時相意已而改命劉莘老此事當考按馮京以此六年正月十一日辛未除中太一兼侍讀五月六日甲子除南宣徽判陳州二十二日庚辰免判陳州仍以南宣徽充中太一明年遂致仕

監察御史徐君平前奏新差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孫賁

昨知開封縣所為不法及知真州穢濫匿哀等事未蒙
施行賁到任不數日自請外補召近詔差知和州而訓
辭不由罪出且遠召而來無故而去亦朝廷所宜惜也
詔孫賁差知和州因依劄下吏部

癸巳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翰林
學士承旨鄧溫伯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先是溫伯
撰興龍節祝壽詞用負黼屨憑玉几等事字殿中侍御

史岑象求劾溫伯非所當用以祝壽象求差入別試所
侍御史孫升繼論之章三上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為給
事中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及除蘇軾吏部尚書太皇太
后諭執政令兼承旨對以承旨令有人問為誰對以溫
伯欲俟軾至別降指揮已而蘇轍除尚書右丞故即命
軾為承旨而溫伯有是命轍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
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
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

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凡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
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凡軾
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 翰林學士
范百祿為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龍圖閣待制權禮
部尚書趙彥若為翰林學士天章閣待制樞密承旨趙
君錫為御史中丞 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言中
書省送到畫黃蘇轍除尚書右丞臣伏讀數四為陛下
深思遠慮且疑且懼未測陛下選用執政之意將欲垂

衣拱手坐享安靜乎常欲煩瀆聖聰汨汨而不已乎必欲安靜則不宜用轍蓋與今執政相睽矣臣愚以謂睽乖不共事睚眦不同室其勢然也故自聖朝祖宗以來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許相避蓋其情終不可以強同而適足以敗事故也且以近事言之昨賈易懷州上謝表言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後易為殿中侍御史轍為御史中丞不可以同處臺中朝廷遂罷易出為淮東提刑如此之類甚衆不可縷陳日近中

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因理會職事而
輒彈奏堯俞等以謂無禮無儀見欺自解欲擅威權互
相紛爭而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當時士論不平皆
謂彈奏不當致使堯俞等居席不安紊煩天聽乞解機
務幸賴陛下體察宣押堯俞等依舊供職彈墨未乾遽
擢輒與堯俞等同參大政且輒與易臺中尚不並處况
廟堂之上動繫天下安危豈可與堯俞等共事哉有此
未安所繫甚大所有畫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陛

下再三反覆思之精賜裁處貼黃况輟天資狼戾遇事
不明自長憲臺前後言事多不中理若使同參大政必

致乖戾紊煩聖聽更望陛下深思追寢新命則天下幸

甚

編類章疏係
二月初三日

詔范祖禹書讀

蘇轍彈傅堯俞韓忠彥
章已見去年十一月

詔宗室士倪特追魏國公依法別定承襲之人坐以

娼女為妾也

士倪誰子
當檢附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昌州

刺史張守約卒

甲午右僕射劉摯朝于垂拱殿立新官班退入第一表

免恩命遂還家以劄子奏云今日依宣旨已入朝所是
供職緣見方辭避不敢赴省見居家以盡臣子辭避之
禮前例宣麻後即入省摯以謂未受命先治新官職事
又一面辭免皆非是故且辭免居家以聽否可俟受訖
雖未謝可以入矣衆頗以為是 內降監察御史徐君
平論王巖叟及新除尚書右丞蘇轍論揚康國二章付
三省君平言巖叟才不足以不次用之指其向日繳鄧
溫伯制非是賈易之徒相繼去而獨留是出處不明誣

善人是罔上乞因其辭免從之劉摯以為君平溫伯之所與而不知巖叟昨繳詞頭時在舍人院非有言責止可封繳而已難責以繼論又難責其去也巖叟今日之進誠稍超峻然以人物言之不次不為過也君平意異故有此作輒言楊康國指臣謂昨者不合彈傅堯俞韓忠彥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此乃是廟堂之仇於法官吏有嫌當避臣之新命決不敢當而康國昨嘗申救傅堯俞韓忠彥是結私恩不可不治其姦邪摯謂輒此

章不作可也

乙未提舉河北鹽稅司言請自今許令商賈以所販鹽於有監官處所屬場務依條例輸納稅錢召本處等第人戶委保出給小引量所賣處人烟地里遠近鹽數多少給鑿日限毋得過三十日搬運赴無監官鎮店從便貨賣依限勾收元引從之 初河東經畧安撫使滕元發言請自元祐二年後賣到鹽數與熙寧中課額比較取酌中一年為法尋下河東轉運司及河東陝西措置

鑿事所同相度欲將代州管界賣鹽年額先除去元祐
元年所增斤兩仍於舊額內量減零數每年以八十五
萬斤為賣鹽祖額應所管界內外場務並於舊額上據
斤兩多少均勻裁減從之

元發五年五月二日已自太
原改揚州不應此時猶帶河

東舊錄必誤新
錄因之當考正

丁酉詔高麗進貢特賜銀器五千兩

政目云高麗回
賜別銀五千

戶

部言請諸路轉運司管當帳司兼管當本司文字官職
事繁冗乞比類選人充提刑司檢法官州學教授及監

當場務給驛料從之 專切提舉出賣解鹽官孫迥言

請西京河陽鄭州并管下逐縣並非本司所差官賣鹽地分其巡檢縣尉等自來所獲犯人並送所屬州縣斷賞竊恐不依條法請令西京河陽鄭州並管下逐縣斷賞有不如法並依本司見管賣鹽州縣條例按劾從之已亥詔文武官有犯同案事干邊防軍政者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從蘇轍為御史中丞時所請也

去年十一月五日又十二月末

庚子于闐國拂林國遣使入貢

辛丑詔三省集英殿試舉人權罷春宴 詔少府監見

計料造皇后重翟等車六乘其罷之

御集

詔以富弼預

配饗功臣其遺表恩澤特許奏異姓一人餘人毋得引

例弼子紹庭請奏甥故有是詔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

言王安禮平生猥濫至老不悛典領雄藩為惡尤甚近

褫職名若及一年還復仍舊於安禮曾無少損伏乞放

歸田里或安置散官仍乞將京東路容庇安禮監司悉

加降黜詔王安禮特展一期檢舉取旨京東路轉運使
王同老知齊州副使范錡知蔡州提點刑獄劉賽罰金
十斤 樞密院上冬教保甲教詔行之 夔州路轉運

司言本路軍監所產鹽有詔立定分數應副支還熙河
路入中鈔沿緣逐處自來別無見鹽依入中先後支還
其商賈常候三五年間方得請鹽伏見熙河入中射請
大寧監鹽係立限十年請將三路熙河路等處入納錢
銀糧草射請本路開達忠萬涪州雲安軍六處鹽鈔並

依大寧監年限施行從之 故左班殿直余憲特贈左

藏庫副使以死事也

何處死
事當考

詔內外差遣及本等改

易者止給敕無告

政目十
二日事

是日蘇轍王巖叟皆押入

隨班奏事

壬寅江淮荆浙等路發轉運司言請博易糶買綱運斛
斗并糶賣人並許人告捕斷罪外每獲不及一石賞錢
三貫一石五貫每石加五貫至五十貫止從之

癸卯寶文閣待制知慶州范純粹為戶部侍郎左司郎

中章案為直龍圖閣權知慶州

章案本傳云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夏人錄

此驕橫比入寇乃更斤葭蘆安疆等四若予之使歸我永樂之人案奏夏人不知義惟嗜利而畏刑不稍懲革邊未得寧也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今既憚用兵宜稍收入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舉西人之師止當我一路請詔諸路豫具版築俟一入寇即諸路皆出師擇要地而置城砦彼雖招撼壤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威力窘矣又請復安疆砦以固吾圍招部族以離其衆及遣間諜設方畧時伺利出討斬獲甚衆虜不知我師所出並遣部族不敢寧居

今附七年十月十二日賊圍環州後

甲辰新除給事中朱光庭辭免除命尚書右丞蘇轍與

同列議欲如所請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曰用忠實所

得多又垂簾之初光庭排邪助正甚有力豈可棄乃降
詔不允

丁未左司諫楊康國奏

編類章疏六年
二月十八日

臣僚累具彈奏

尚書右丞蘇轍不可為執政者其事有六至今未蒙聽
納臣自惟遭遇陛下不以臣不肖擢臣置之諫垣者度
陛下必欲激臣懦衷使之夙夜恐懼思其所以圖報也
今豺狼當路姦惡在朝臣若持祿取容畏憚緘默不為
陛下言之則是臣有負陛下任使矣臣何面目復見陛

下乎此臣所以寧犯顏竭忠而死不願箝口持祿而榮
萬一開悟聖聰屏去姦惡使朝廷清明聽斷無惑召來
和氣天下大安豈獨愚臣惓惓之望朝論上下端人正
士以朝廷為憂者莫不有此望也轍有六事而陛下不
以為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獎之厚
而用轍之堅也果如此則尤不可也陛下豈不知王安
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為如此若謂轍
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

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為美麗浮侈艷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足為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共緝熙天下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學進而天下擾擾此陛下之所知也當時呂誨大奮忠義屢疏安石謂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必無安靜之理皆果如其言此亦天下所共知也

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猶又用一安石也
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安石進
而韓琦富弼司馬光不能並處相繼罷去何哉蓋趣向
不同而所見者異也正人皆去故安石得以援引同類
則呂惠卿章惇蔡確接迹居廊廟故天下擾擾此亦陛
下之所知也今陛下顧轍之厚而用轍之堅臣恐宰執
之間自非貪榮苟祿有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人不能
與轍並處有相繼而去者矣又况復有睚眦者乎則轍

於私計得行援引朋邪又如安石之引惠卿惇確共處
廟堂則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也此皆治亂所繫非同尋
常彈奏庶官違法害公之事而已臣今所言上可以繫
朝廷安危下可以繫生民休戚此事甚大不可不慮也
臣是以忘身捐命不避禍患而為陛下言之惟望陛下
深加省察斷自宸衷檢會臣前後章奏降付三省早賜
罷轍則天下幸甚 集賢校理祕書郎陳察為太常博
士

辛亥詔已令供備庫使誠州刺史楊昌遠知誠州供備
庫副使楊昌壽同知誠州自今知州闕遷同知州充無
即以前知州子孫充同知如無子孫即令新知州選擇
前知州族內忠順協力之人其同知州闕即以前同知
州子孫充如無子孫令知州於同知州族內選擇忠順
協力之人令荆湖北路都鈐轄司遇有闕即保明以聞
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可考是日輔臣延和殿奏事畢右僕射劉摯
留身曲謝因勸上以勤于學羣臣累年未聞德音方垂

簾之時陛下謙嘿固甚盛德然於經筵宜頻有詢問將
逐次所講所讀之書宮中詳閱或有議論即明日見經
筵官訪問再令進說所貴講學之道日益聖德 簽書
樞密院事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太皇太后諭曰知
卿材望故不次用卿更宜盡心以報朝廷巖叟進曰臣
久去言路不得款對清光今欲小陳區區幸垂聽問何
事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務合人
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百姓無怨嘆之聲此成効

也願信之不疑守而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願
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蓋邪正難辨辨之一差治亂
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中懷異趣不以今日之事為然
者惟伺間隙以幸反覆此等不可一日容於朝太皇太
后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只為官家未苦理會得卿
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言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為
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
下有平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為一

人遂能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以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惟自引去君子既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不謹陛下常用心於此太皇太后曰會當得巖叟乃退

張舜民因巖叟繫年錄誌其墓云六年二

月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公力辭詔遣近侍促之視
事曲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村望故不次進用公
遜謝既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
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
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
所繫又少進而言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
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
人一進則朝廷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
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
爾二聖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
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
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
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去小人競進則危亂
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
幸陛下常用心於此

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鄧溫

伯稱疾臥家固辭新命五上章乞補外癸丑三省進呈
降詔不允初王巖叟勸劉摯可因溫伯自請遂出之摯
曰待與渠當惡其意為呂大防右溫伯故也會大防謁
告摯攜以進呈既復攜以下及大防出始同進呈皆相
顧不言傳堯俞獨進曰欲且依前降指揮乃卷之而退
先是巖叟又移書督大防摯及堯俞等答曰敢不以身

任之然卒不果

五月十八日

丙辰大理寺言因舉官緣坐已經恩者如罪人不該原

減聽減一等若再會恩從原減法罪人該特旨及於法不以赦降原減者舉主自依赦降從之

丁巳左朝請大夫張公庠為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尋罷之與知州差遣坐前知深州公使庫違法也

公庠罷提刑在四月

六日令并書

西蕃鄂特凌古男都軍主漢邦貝昌為化外庭

州團練使邈川首領瓜州團練使溫錫沁男巴溫為化外勝州刺史同管當邈川部族月等第支茶綵有差仍令范育告諭鄂特凌古使知優恩及諭溫錫沁鄂特凌古屢

欲召汝父子離邈川上青唐朝廷特與巴溫除官以破

鄂特凌古姦謀之意

正月二十四日有此議令乃行之元祐四年正月邈川溫錫沁男推恩妻

封縣君六年五月鄂特凌古遣溫錫沁入貢隴右錄云

溪巴烏者嘉勒斯費凡扎實庸龍之孫扎實庸龍子必魯

匝納之子也溪巴烏有深識初避禍居河南後並西走

依隆博部又別出大酋溫錫沁注云溫錫沁仁溫布之

後世有邈川地又云鄂特凌古疑大酋溫錫沁被囚在七

年八月蓋溪巴烏自別一大酋而溫錫沁之子亦名巴

也溫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

事迹多已錄進請將稽古錄節次進呈以代漢唐故事

詔依前旨進故事

五年七月十八日

是日輔臣對于延和殿

同問兩宮聖安候奏事已密院退蘇轍面奏云臣聞諫官論臣不已昨日又聞備錄奏狀申三省臣望輕德薄不可以任執政臣欲乞一外任諭曰言官之言皆不當切勿輕入文字并進呈徐君平狀云言事無狀乞賜黜逐諭曰與一外任并楊康國亦與外任轍再奏言決不敢貪戀恩賜取辱天下今日更不入省退留身論事執先與大防議同留及節議康國所備錄事六狀大要與初狀同意謂轍剛狠自任曾論衆執政不可使之共政

恐懷疑相傾傳堯俞韓忠彥辦理斷案事堯俞不直而
輒劾二人有二章又因及摯輩此蓋言者常事遂以為
仇非也又言曾受張方平贈遺今乃舉王鞏報其私恩
又言不合彈王覲朱光庭不合乞棄智固勝如二堡欲
表裏趙高又云輒他日必為王安石之亂法度引姦邪
又云決輒去留不可謀於宰執蓋其間恐有曾誤陛下
謂輒可任者有以嫌疑自處者有懷利心不肯忤陛下
用輒之意者今須出於宸斷大概如此內論二堡及王

朱事衆議以為得之他皆無理方軾輟困於流離方平
愛其才有所資助此天下之義也豈可以為貨取也軾
輟之所取非若方平者亦未肯受也此論鄙哉具以其
事奏之諭以為然摯又奏果輟曾言及臣等今便以為
讎臣等雖淺陋未至如此以輟為王安石此則事不相
類又康國云恐衆執政畏避輟強相引而去天下之事
又不可知亦無此理諭曰與一平平外任再奏曰康國
之論雖過而其心亦忠諒願少寬容只與一在京差遣

并徐君平亦待移動皆罷言路也俞之因從容論議人
物願常以邪正為心辨察其人又因輔導聖志叩以宮
中進學如何皇帝答曰見讀孟子論語又說及稽古錄
再曰已降出從來未嘗聞上德音今聞是三語也太皇
太后又說魏徵長孫無忌事久之乃退逢密院上殿摯
諭王巖叟使略謝上保全之意蓋已許罷君平轍隔門
上馬衆勉之曰且只入文字不須居家否曰適已奏知
遂出

此並據劉摯日記增入三
月二日蘇轍押入視事

先是右僕射劉摯過都

省左僕射呂大防不至大防為摯言欲間日入就當筆日故也摯以為若如此則兩揆於都省遂無聚議恐未安兼門下事簡三日一留亦無害况舊例已如此是日摯過都省大防亦至蓋覺前所云就當筆日始入為未安也大抵都省不可闕宰相又不可不集也問行官制後左相日日入省以門下無事爾右揆間日留中書自有法以中書事繁也元祐元年司馬光作相畫旨小事聽左右丞批判并詞狀亦歸二廳宰相可以精意於大

事至三年四月大防及范純仁拜相遂以光之請為一時指揮事無巨細并訟訴一歸左右僕射收權則可謂之是則摯不知也今自上馬伏几案紛紛落筆惟虞不能畢至五六鼓已逼上廳覽詞狀遂聚廳矣舊中書密院不如此也徐當議復光之制

此據摯日記增入不知後來竟復光舊制否當

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三月庚申朔御迺英閣宰相呂大防奏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請令圖寫置坐隅以備觀覽從之

四月壬辰可考

辛酉中書舍人鄭雍為左諫議大夫右朝奉大夫張修

為光祿少卿度支員外郎田子諒為右司員外郎左司

諫楊康國為吏部員外郎

政目在四日

祕閣校理右正言劉

唐老為兵部員外郎

四日鄭雍云云

徐王府翊善陳軒侍講喬

執中並為祕閣校理王以例請故也 禮賓使邢佐臣

為西上閣門副使大名府路副總管從安撫使張瑛辟

也

四月八日當并考

知府州折克行通判梁子雅繕葺城壁

兵民安居賜詔獎之 給事中朱光庭言近除劉定為

京西南路提刑按定天姿刻薄罪惡不一向任河北路

提舉保甲一路被害衆所共知豈可更擢監司復為一路之害詔依前行下光庭又言竊以監司為一路表率必擇公正仁厚者為之則人人受賜定之姦惡安得預茲選詔劉定為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

事

定改命乃三月十六日令并書定初除在正月十八日

是日尚書右丞蘇轍

押入隨班奏事已輟留身久之又遣中使閻安押入省楊康國劉唐老皆罷言職為尚書郎劉摯自言論者皆欲分別是非以正黜陟此誠為國之要務所以服天下

然有不可為者以朝廷進退大臣不當用一二人言而
罷若遂謂言者為不當而黜之乎則二人之言非盡為
失外議一詞率以二人為是矣以二人為是遂罷大臣
乎則所指之事未足以為大臣重輕而於國體未便兼
亦可否在宸衷開陳之際不能無嫌故止於兩平既以
全上思進任大臣之體又以保二人養忠直之氣難哉
難哉中書舍人鄭雍申三省稟康國當作何詞呂大防
批云作平詞摯謂大防曰東臺又如何指朱光庭也大

防曰已有嫌疑恐不敢作光庭昨為轍所彈故云爾

此據

劉摯日

記增入

癸亥進神宗皇帝實錄上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宰臣呂

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王巖叟朝論云三月

四日常朝起居升延和左相前奏以今日進神宗實錄
不奏事遂東下於幕次兩宮引公事退入進膳先引實
錄十一床床一函幕凡三百卷各列東廂久之更衣黃
帕垂簾丞相而下再奏聖躬萬福西廂東向立候修實
錄官翰林趙彥若給事范祖禹著作黃庭堅起居畢同
升殿序立上幙頭服淺色袍烏靴皂帶從西間出俯皆
迎實錄第一函置案卓對設案啓封兩拜焚香又拜復
入簾故事如此今皆用故事左相提舉修與彥若對展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

表讀之取第一帙讀開編兩宮皆哭侍臣掩涕少之上
勸太母曰天寒休哭且聽讀讀盡四板上曰進入遂止
趨下再拜又召賜茶茶起右相已降先就次左相再拜
奏修書官推恩事既而促彥若輩謝恩乃出 劉摯日
記四日忌前假假日班朝廷和不奏事以今日進呈神
宗實錄進神宗實錄再坐宣宰執同觀先立班宣名奏
萬福宰執而東少立俟修撰編修官起居謝畢同升殿
三省密院由右階修撰官趙元考范純夫黃魯直由右
階升立定取第一冊置簾前案上左相讀數行兩殿舉
哭上勉太母曰天寒恐飲冷氣且止哭聽讀讀四板宣
諭曰可止只進入衆下殿提舉已下告謝移班禮畢退
立執同余執政別班告謝曰伏蒙聖慈以編修院進神
宗實錄宣名臣等使觀覽不任云云移班如之宣賜茶
執獨升右階茶畢退左相獨奏事再升不久下自再坐
立班前行二僕射左右自皆分立如故後行聞 王巖叟
班然止移右省侍郎為右班首密院不過何也

從容勸上讀書曰古人多早讀經午間讀史及諸子或
唐人有諷諫底詩篇上云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讀書要
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心承當便如先
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
者受之以為法其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則便如終
日與先聖先賢說話聖德日新矣上論射進曰此讀書
之餘聊以適性則可然非帝王之所學也不宜專留神
以妨聖學就射之中亦有修身治天下之道禮記有射

義一篇說射之法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觀德行矣陛下若取射之義以臨天下凡於事皆平心正已審而後發則發而無不當矣又曰射求諸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乃聖人因射以教人每事惟求在已不以責人又陛下不可將習射便為帝王之武春秋左傳論止戈為武言能止定干戈使之不作則為武也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為七德陛下常以七德為心則陛下之武無敵於天下矣願留神省納幸甚 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甚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稱職而遷則員外郎在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康國改為郎中韓川亦封還劉唐老除兵部員外郎詞頭云不見所以罷免右正言之故唐老與康國卒俱出守

出守在三月二十
六日元祐八年五

月黃慶基言劉唐老疏蘇軾與趙高交通誣罔之迹當考揚康國章已見二月四日并十八日康國魏人劉摯銘其父墓朝安錄唐老康國皆論蘇轍故也

甲子詔皇太妃姪右侍禁朱孝孫特與閣門看班祇候左門殿直朱孝章寄班祇候

乙丑監察御史徐君平為度支負外郎君平自言累論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差除不當不蒙聽納願從黜逐故有是命

己巳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名進士

庚午策試特奏名進士及武舉

壬申試明經諸科經律科并諸科特奏名人

癸酉詔右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鄧溫伯朝
請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趙彥若左朝奉郎給事中范
祖禹左朝請郎寶文閣待制知應天府曾肇左朝奉大
夫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林希各遷一官龍圖閣待制知
潁州陸佃為龍圖閣直學士著作佐郎黃庭堅為起居
舍人都大管勾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與男一各遷

一官承受入內侍省內侍押班文思使嘉州刺史梁惟簡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管當御藥院寄供備庫使陳衍供備庫副使郝終吉內殿承制馮珣各遷一

官內陳衍寄資溫伯等並以神宗皇帝實錄書成賞功

也佃履堅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可考劉摯十四日記云實錄修撰官推恩提舉官從別制外餘不以歲月久

近在內外例增入一秩諭中書令十六日進熟狀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為金

部郎中以避蘇轍親嫌也

詔御史中丞舉堪充殿中

侍御史二員翰林學士至諫議大夫同舉堪充監察御

史二貞以聞 三省言武舉絕倫人辛育等十六人弓
應法弩射得與三班借差減五年磨勘邊上指使差遣
依令支賜弓不應法弩射不得欲且令溫習事藝內借
職郭彥卿弓應法欲減三年磨勘特賜袍帶靴笏從之
乙亥權發遣河東路轉運使林旦面辭賜三品服面辭當考
詔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與孫或姪有官人一名
遷一官前詔勿行又詔神宗皇帝實錄書成其修撰官
錫賜令入內內侍省取旨內故提舉官司馬光呂公著

各賜銀絹各三百匹兩並付其家 殿中侍御史岑象

求言右朝奉大夫宋彭年向知邢州穢濫不檢郡政頽

廢乞朝廷委官體量或投之散地或授以閑局詔河北

轉運司體量詣實以聞 廊延路經畧使趙高言若西

人來延安府商議分畫熙蘭界至一向倔强要還本國

未審如何回答不致阻絕詔趙高以前後指揮數演節

次令所委官婉順應折如堅不聽從便欲歸國即徐云

此來開諭於理當然今既全不相聽即當具此申覆樞

密院以俟指揮或西人須要暫歸本國亦聽其便仍諭
以使副到本國亦須更與近上首領詳悉商議若申覆
樞密院後萬一別有處分當令人於界首相招即請來
延安府商議務要羈縻西人不致阻絕其西人未肯聽
從合申覆事令趙伋赴三省樞密院稟議始高連檄宥
州俾遣首領來聽疆議久之不答既而順寧砦捕得生
虜葉烏瑪乃所使出入漢邊達言語通事類者高厚予
金帛俾以朝廷懷柔意歸諭葉普曰朝廷令夏國遣人

來聽疆議非憚汝也特以和好垂成不忍遽自絕爾葉
普欲和即來不欲從汝自便移書徃反不若遣使面議
之詳汝嘗為行人非寇也汝歸以吾言告葉普時葉普
方集數萬衆於密木開將以某日寇熙蘭烏瑪至賊期
乃緩遽遣親信威明瑪烏葉結凌丹來高呼前誥折開
曉累日瑪烏等辭窮曰公言無不是皆為民為國奈我
家不利何

正月十一日

丙子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特

授正議大夫實錄成大防當遷通議大夫其祖諱通執
政同進呈請超遷之大防固辭不許 先是一日延和
奏事畢大防面奏臣近有劄子乞罷實錄提舉官推恩
決望允從竊聞有旨中書具推恩例伏乞用近例許免
奏訖先退右僕射劉摯及兩省以例進呈真宗實錄并
正史成提舉並轉官後來仁宗英宗實錄并兩朝正史
成提舉韓琦曾公亮王珪並辭之但賜器幣有差珪又
增一子六品服諭以大防官尚早可勿聽辭今晚可鎖

院摯奏兼神宗實錄功緒甚大實宜增秩然大防當遷
通議大夫通字犯其祖諱理當避官制以前祖宗比例
首相多是超轉今可改兩官為左正議大夫不為過又
諭曰避諱自來如何對曰若百執事則寄理官資候再
磨勘日轉兩官今大防首相恐難用此諭曰甚善又奏
宰臣轉官須宣召學士面授旨難擬熟狀容中書具轉
官及加恩等事奏入乞留中作中旨施行可之退如所
奏具狀進入草制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韓川也

此據
劉摯

日記
增入

丁丑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王安禮向在青州縱恣不法節度推官倪直侯者助其為惡掌公使出納不明及發露遂匿其籍陽為尋訪終不獲穢濫不悛吏民具知請下本路體量果有實狀乞致之法詔本路轉運司體量以聞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陸佃龍圖閣直學士按佃為人污下無以慰天下之望詔命詞行下初四日除先是佃及黃庭堅除命下中書川並封還是日呂大防不

入川過都省稟議劉摯諭以佃為侍從十餘年昨乞外
任自當加職是時方以言者有所及故降旨候實錄成
不轉官加職令書成行前旨爾言者所指後制獄根究
無罪也川曉然而去庭堅方議之

此據劉摯十八日所
記增入韓川同綴佃

及庭堅除目今先行佃詞庭
堅竟罷在二十八日丁亥

詔河外麟府豐州上番

四將並兼都同巡檢與堡寨使臣同管邊面及賊盜公
事更不下番依極邊堡寨使臣及陝西將官賞罰仍廢
罷河外都同巡檢六員上番兵馬從河東帥臣范純仁

請也

辛巳左中散大夫晏知止為少府監

正月二十二日
以主客知蔡州

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諸科馬洵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務郎文學總六百有二人洵閬中人也宗室八人子漪自第四甲陞第二甲餘遞陞一甲宗室自英宗增置教官及講課之法神宗又廣出官之制人競為學今遂與寒俊羣校進退蘇頌有孫象先在三甲王巖叟有子撫在四甲二人并諸宗室皆下殿謝故事兩制以

上方謝也

此據劉摯
日記增入

癸未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劉必以下同出身假承務郎
京府助教文學三百二十三人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二
十三人

乙酉御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今歲御試考較定後
兩日方唱名於內中火禁非使其令自今後見考試次
第旋定唱名日 龍圖閣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
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

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藁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糶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糶官吏欲

差船載米下鄉散糶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
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
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米接
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
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
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糶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
軍搬運允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
發運司允撥合起上供並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糶

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
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
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
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
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一斗雖是貴糴猶勝於
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
施行以米貴為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
言飢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

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竊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椿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糶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發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間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聖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

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為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允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糶無可允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雖累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貼黃稱發

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竊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稱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石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况上件出糴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

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又貼黃稱如蒙施行
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
年放稅分數施行又貼黃稱若又行下有司反覆住滯
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自此方得請留檢
詳修入去年十一

月
末

起居郎孫升權中書舍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賈

易為侍御史

王巖叟繫年錄云三月二十八日舉都堂
見賈易除侍御史除日初易以言鄧溫伯

不行乞出得准東憲公議甚以為惜而用事者不悅獨
與鄭州梁況之久不召因中憲舉易補御史未及進呈
太后諭曰賈易好臺官可侍
御史諸公語皆塞此事當考

直龍圖閣文及為集賢

殿修撰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右朝奉郎文貽慶為

兵部員外郎

四月二日孫升言及五月二十四日貽慶改除

左司諫楊康國

知衛州右正言劉唐老知絳州監察御史徐君平權知

鄆州以康國等累乞罷新除從外補也康國尋改相州

康國改相州在二十九日令并書王巖叟繫

年錄云二十八日入劄子乞留君平當考

是日輔

臣奏事太皇太后諭以賈易能言事可除侍御史僉謂

聖明知臣每如此可喜也楊康國初除磁州既而韓忠

彥謂呂大防曰康國磁州太甚比唐老絳州殊不類劉

摯本亦謂康國此除不平然唐老有主之者故摯不欲
摘之今早漏舍但畧云磁州動著見任并已除共兩人
大防曰不奈何摯即默默蓋深惜事體不欲有異至是
因忠彥語即好言曰誠是誠是康國久在言路今自左
司諫改吏部郎中得磁州比唐老為右正言半年改兵
部員外郎得絳州差不同莫改一州與絳比者足矣大
防欣然曰甚好遂改衛州康國自言昔官於衛死亡者
五願換相或懷因以相授之摯謂康國辭衛可也惜乎

其指名以有求也

此據劉執口記增入

給事中朱光庭言神宗

皇帝實錄書成修撰官陸佃除龍圖閣直學士按祖宗事例當進官未當加職詔依前行下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晁端彥奏請應汴河糧綱每歲如搬運八千石已上或不滿八千石拋欠滿四百石押綱人差替綱官勒充重役滿六百石軍大將殿侍差替使臣衝替外各展二年磨勘若行一運已上不以運數將一年搬過斛斗都數以八千石為一運每八千石遞加一百二十石準

此若加外有剩不及八千石即以一千石上當欠一十五石會計其千石已下零數更不收使如至住運不限斛斗數但拋欠通及一千五百石除該差替衝替外更展三年磨勘其初運但有拋欠仍無故稽程至罪止者亦行差替重役從之

丙戌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相度誠州知州闕合遷補子孫承襲詔自今後誠州知州同知州合承襲人知州與供備庫使誠州刺史同知州與供備庫副使

丁亥御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每於內中看讀
餘暇頗亦習射人君自當兼治文武皇帝敏於事業纔
執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數斗力弓矣 戶部郎中

葉伸為殿中侍御史伸辭不拜詔知大宗正丞事安鼎

為監察御史祕書丞姚勔為右正言

伸為左中在
四月十四日

劉摯

云伸乃故吏嘗薦為監司其人至公清修廉明有學問
才長於斷但恐傷於隘少容耳鼎聞亦讀書不妄作一
鄉夫子耳孫固稱之勔有學行摯同年生既及第以母

老不仕甘貧二十年元祐初朝廷起於致仕純靖端良
不苟之士也顧臨知之摯評三人者如此初伸鼎並用
舉者除臺官摯謂執政曰伸舊所舉於例當避鼎恐不
協人望然竟用鼎而伸以摯故改他官先是中書舍
人韓川言新除黃庭堅為起居舍人伏以左右史職清
地峻次補侍從而黃庭堅所為輕黷浮艷素無士行邪
穢之迹狼籍道路封還除命封還除命見此月十八日呂大防必欲
用黃庭堅請再下太皇太后曰恐再綴不如只依例改

官乃詔庭堅行著作佐郎劉摯謂庭堅能文於詞掖為
宜故廟議畧其他青為官擇人懲近時詞令不振之弊
然庭堅少年之過耳顧不為公論所赦惜哉始摯為門
下侍郎嘗謂大防曰兩省闕官甚多恐須早補西掖當
以豐稷次遷大防曰然螭頭可補陳軒否摯曰固可然
猶不若孔武仲黃庭堅並補大防曰誰可補司業摯曰
軒可也大防曰極好但庭堅恐招人言摯曰二人有文
故朝廷用之若言者誠有理朝廷從其言而罷亦非朝

廷遺人也乃擬除目稷自起居舍人遷郎武仲自司業
遷起居舍人軒自徐王府翊善遷司業除目既定其日
晚集大防又曰稷不若便遷詞掖更以庭堅補足螭頭
摯曰此固從來所議甚善來早可白知諸公時五年十
月七日也翌早大防纔至漏舍即召三省既坐大防展
除目語傳堯俞曰稷宜使補西掖却別補一吏許將遽
起身以手指除目攙曰陳軒可也大防愕然已入其語
顧堯俞曰以軒補之摯疑其故以相示即曰初不聞此

商量大防面發赤曰軒莫亦得將曰軒高科遲却此官已二十年矣是將同勝也頌亦曰軒有文行曾與之同官摯素聞堯俞及將以軒干大防非一日而大防固已媿嬰許之至是忽為將猝然鈔說劫之以軒故氣塞無能可否黽勉遂之及聞摯所對則又不能無莽蕘故見于色尋呼班入殿門摯就語大防曰忘昨議庭堅乎大防喏而已既對堯俞欲出此除目大防目之曰且未進下殿行語諸人曰待商量黃庭堅翌日又聚議補螭頭

事大防為堯俞及將所干逼決欲用軒摯告之曰此官非他比若不為官擇人初除猶未覺可否異時一遷遂見其弊誰無同年誰無鄉里於國家名器可以徇人而不擇乎大防笑曰公未免分別南人南人如軒莫粗可用摯曰非分別也向所議武仲及庭堅豈非南人軒非不可用也恐於此官非宜耳摯料大防許之已堅因曰今若不得已當與軒然使相公於差除甚難既欲協公望又要應付人情誠不易不易大防面發亦大笑曰休

休且與了之然訖未了也

豐稷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仍自右史為少常此除日竟不

進呈故也

居月餘大防又謂摯曰螭頭久闕須與了之摯曰

極是大防曰莫且依前時所定摯曰不記誰何曰黃庭

堅與孔武仲誰資深又曰陳軒且與館職為司業雅宜

也又曰岑象求亦好司業摯曰象求固好但方到臺無

名遽移大防曰且與陳軒摯唯唯而已大防又曰只是

難保摯因曰更請相度已而三人皆不遷

大防此時雖欲除軒司業

然卒不除六年三月二日乃自翊善加祕校七月八日除起人

及是因實錄成

六年三月始

用庭堅為起居舍人既而罷之

三月二十八日

居四月武仲乃

與軒並為左右史

七月八日武仲以集校司業兼侍講除左史軒以祕校明善除右史此段

專以劉摯日記增修可見當時除官之不易也擬左右史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七月乃定

御史中

丞趙君錫言高麗國三佛齊國進貢使副已下擅入棘

盆觀看奉詔館伴押伴官等並特放罪臣竊惟遠人入

貢有司當守著令今館伴官等廼敢輒於觀燈之夕公

然廢越法制辱國誤朝宜在不赦詔館伴押伴官並罰

金六斤始蘇轍為御史中丞論回河三事其一乞存

東岸清豐口其二乞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乞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下河北監司相度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既執政於殿廬中謂呂大防曰鋸牙終當如何大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若不東北流必有患轍曰分水雖善其如北京百萬生靈每歲夏秋常有決溺之憂何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故道雖中間通流兩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劉摯曰今歲歲開撩正為此矣轍曰淤却一丈開得三尺何益若於漲水過

後盡力修葺北流隄防令能勝任漲水撤去鋸牙免北
京危急之患此實利也摯曰河朔監司皆不如此言為
之奈何轍曰外官觀望故爾何以言之張璟雖言鋸牙
當存而乞大修北京簽橫隄所費不訾則準備鋸牙激
水之患矣大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
目見則須以公議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摯皆言以分
水為便轍具奏上語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
轍曰朝廷若欲審重乞候漲水過見得故道轉更淤高

即併力修葺北隄然後撤去鋸牙如此猶且穩便既至
都堂大防摯令批聖旨並依都水監所定轍謂堂吏適
已奏知乞候漲水過別行相度摯大不悅大防知不直
意稍緩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據龍川別志及潁濱遺老傳附三月末